

一生“筷”乐

张 玉

那是一双漂亮的塑料筷子，淡青色，光滑修长。它在中午的阳光下散发出温润的光泽，像玉石一样，我心里也散发着玉一样的温润气息。

那时候我在市里念高中，寄宿，时间太紧而学校的伙食不好，我瘦了很多。在一次肠胃发炎之后，父母做出决定，请家在市区的姑妈帮忙照顾我——从此我每天中午在姑妈家吃饭，并且可以在单独的房间午休一会儿。这对于我，真是雪中送炭。

姑父和姑妈只有表哥一个儿子。那时他已经在外地工作，老两口身边没有孩子，对我十分喜爱，变着花样给我做饭吃。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没有注意，拿了一双木筷，结果姑妈让我放下，取出一袋新筷子，抽出一双给我。她说：“鱼儿，用这双新的。”我接过筷子，那淡青色的塑料筷子让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我快乐地挥舞着筷子拣鱼块，拌着米饭大口地吃。姑父和姑妈相视而笑。

然而时间长了，我渐渐感觉到细微的蹊跷——他们让我用漂亮的塑料筷，自己却还用普通的旧木筷。我试过几次拿木筷来用，姑妈总是忙不迭地阻止，她坚持让我拿那双塑料筷子。他们怕和我的筷子混淆吗？

我不知道姑父和姑妈是什么意思；但是以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敏感和偏执，我在慢慢放大心中的疑惑，这件事情成了我的心病。

吃饭的时候，我的青筷子与姑父姑妈的黑筷子在空中交汇往来，显得很特别。什么事都不能思虑太多，想多了就会钻牛角尖。我忽然想到他们夫妇让我专用青筷子是不是担心我有病？是不是怕我脏？是不是嫌我从乡下来？

我心里的暖意不见了，我开始自卑。

学校每学期都会体检，我什么毛病也没有，就算我得过肠胃炎，也早就好了呀，再说胃炎又不传染。我是从乡下来，但我每天都换洗衣服，洗澡也很勤快，我如此小心翼翼地注意个人卫生，他们怎么还嫌弃我呢？姑妈自己，不也是和我一样从那个村子那个家庭走出来的吗？她为什么嫌弃我？她会嫌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故乡、自己的血脉吗？

……要么，是姑父有洁癖？我看可能。姑父是文化人，从不抽烟喝酒，喜欢舞文弄墨，喜欢摆弄一些瓷器，他用雨过天青色的小壶喝茶，碧绿的茶水在杯中摇曳，他一边品茶，一边看着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有一种岁月安好的情致。我曾经视他为家族中的文明象征，但是现在我有了隐隐的敌意。少女的脆弱自尊令我心灰意冷。

我经常流露自己没有病，我甚至希望他们到我的房间仔细看一看，有没有脏东西和药品。我的失落和不快如此明显，姑妈也变得抑郁起来。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了，但是又不好和父母开口，我一天一天沉默下去。

青筷子一直没有换掉。我假装看不见它。

有一天，我回到姑妈家时没有人。他们给我留了纸条，说去看望一个老朋友，饭菜给我热在锅里。一天，两天，第三天，我没有回来——我想他们一定是不愿让我来了。

一周后，我得知姑父和姑妈并不是去看老朋友，而是看医生了。姑父是重症肝炎，需要住院治疗。他平时那么沉静自如，那么注意保护自己，怎么就得了肝炎呢？他那样清平如茶叶，端雅如瓷器的人，怎么就得了肝炎呢？

周腐了，我又来到姑妈的家，我仔细

将客厅的地板擦干净，空荡荡的三室一厅里寂无声响，他们都在医院。忽然听见姑父和姑妈卧室里啪的响了一声，我吃了一惊。谁？我喊了一声，我奔到阳台上，原来屋外起了风，也许他们卧室的窗子没关好，被风吹响了。我小心地推开门走进主卧，把窗子关好。地上躺着一张报纸，是刚才被风吹落在窗前的。我捡起来，“一生筷乐”四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是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刘东平，是我姑父的名字。

“小鱼儿要来我家吃饭，我很开心。她是妻子的侄女，看到她就像看到妻子年轻时的样子——我只有儿子，没有女儿，这个可爱的女孩让我们的晚年生活不那么孤寂。但是我是肝病病毒携带者，虽然并不传染，但我觉得一起共餐不妥。我有隐私权，她也有知情权，然而妻子不愿告诉我，她怕乡下的弟妹知道我的病情会担忧，也怕鱼儿多心，不再来吃饭，她心疼那个孩子。她那么小，孤身在城市中求学，这三年是她人生最关键的时期，让她回家，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是我们唯一能为她做的……我把青筷子摆在桌面，心里也很纠结。她一定会误解我在嫌弃她，然而她默默地接受了青筷子，没有说什么。实际上，碗底也做了记号，她并不知道，我只想，我绝对不能让病菌传染给她……我愿她一生筷乐。”

我泪流满面。肝病治疗区，谢绝亲友探望。姑妈眼睛通红，她问我，这几天自己吃什么？我不答。我哭着说：“我只要姑父快点好起来。”

每人学侮己，防人者防己。姑父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生活回到从前的轨迹。我考上了大学。我毕业、求职，一帆风顺。

我在春暖花开时来到美丽的江西，我

是来出差，也是游历东南。这里是景德镇，东方的瓷都。

我看到东南的山川之秀，人物之美，与我成长的黄土高原多么不同。我看到萧萧青竹，潺潺碧水，山泉如雪奔涌在白银般的阳光下。我看到小巧的阁楼、石板铺就的街道、青砖黛瓦在紫外线下亭亭而立；我还看到了古老的瓷窑和展馆：那些釉如烈火、美如翡翠的灵物——中国的瓷。

千万件瓷器在我的视野中纷至沓来：有古老的瓷枕，上面有雕镂的美人；有雍容的梅瓶，写着飘逸的诗句；浓艳的青花罐、精巧的脂粉盒……每一件器物都是人间杰作，它们是水与火、泥与石、人与天、时间与历史的交融，是中华文明的涅槃——“China”。

这伟大的，壮美的瓷的传奇。忽然间，我的目光被几双筷子吸引。淡青色，光滑修长，散乱而有致地插在一只瓶里。这瓶子也是瓷的，它其实是一个厨房用的收纳器，但是被巧妙地做成一只葫芦形的瓶，里面的筷子秀如竹枝。刹那间我似乎回到几年前，看到那双塑料筷，看到年少的自己。我颤抖着手，拿起小瓶——瓷与箸，当这两个纯中国的意象金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买下一盒瓷筷，带回山西。我把它送给我的姑父和姑妈：筷子是雨后天晴的颜色，正好与姑父的茶具和汤碗相配，流线的修长瓷筷，六棱，饱满浑厚，釉色莹然，筷头是圆的，筷尾四方，这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它该被送给姑父这样端方的君子，姑妈这样慈祥的侄女。

我说：“这瓷筷是世上最健康、最卫生的筷子。它极易清洗，永不生菌，姑父用它，消毒更方便。”

我说：“这瓷筷是世上最美丽，最文雅的筷子。它有瓷之美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我说：“这瓷筷是我的心意，代表我对二老的祝福，我们是亲人，我们永远血脉相依。”

愿天下有情人健康平安，一生筷乐。



别那么俗

戴晓东

援疆两年的于穆返回了省城。当夜，于穆便早早上床，妻子忽然想起什么，翻身拉开床头柜的抽屉说，半年前尚简来了，他还了借款，还送了一块手表。

望着价格不菲的手表，于穆皱起了眉头。这个秦尚简，我早就说过他别那么俗气，可他还是……明天我就把表送回去。

于穆想与秦尚简通话，手机拨号三次，均是无人接听，不由心中郁闷起来。

于穆和秦尚简大学同窗四年。大学毕业那年，俩人应聘进入一家国企，均在技术监理部工作。五年后企业成立新的公司，他俩又被调到基建办，整天围着工程项目忙里忙外。

一天，于穆正在核施工图纸，老总郝德卫打来电话，让于穆马上赶到总部大楼。于穆匆匆赶往，一路上忐忑不安。

在总经理的办公室，于穆见到了郝总，还有基建办公室的熊主任。寒暄几句，郝总郑重地告诉于穆：熊主任要升任副总，公司决定由你暂时负责基建工作。

于穆有点意外，感到肩头有些沉重，随即开口推辞。单纯搞点技术我还行，搞管理，我资历尚浅恐怕不行……

你就先试试，男人可不能说不行！郝总哈哈大笑。话已至此，于穆便暂且答应了下來。

于穆，好好干！不能辜负郝总的信任。熊主任挺着将军肚，显得非常亲密地鼓励着，在公司领导面前，我可是力荐了你。

晚上，秦尚简约于穆小聚。两杯酒下肚，于穆就把去总部的事说了出来。须臾一别，秦尚简便举起酒杯，连说三声祝贺。

暂时，只是暂时负责！明白不？于穆认真解释着。穆兄如鱼得水，前途无量！秦尚简满脸通红，又将满杯酒水一口饮尽。羡慕你啊，你的父母在城里，而我的家在偏远的凤凰岭……

这场小聚，俩人喝了一瓶“梦之蓝”，最后买单的是于穆。过了一周，秦尚简找到于穆。我家的房子被洪水淹塌了，父母正急着筹钱建房……说着说着，他哭丧着的脸上滚动着泪水。我想借个六万元，不知穆兄手中宽裕不？

六万哪行？亏你学的是建筑专业！于穆跟着发起愁来，转来转去像热锅上的蚂蚁。猛然间，他拍了一下脑门，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原来，想起了父母给他预存的买房钱。

借给你十五万，够不？十五万！那够了……秦尚简握着于穆的手，瞬间又松开了。十五万不是个小数，仅靠我这点工资，又该怎么还你？

别那么俗气，我没对象买房也不着急。于穆轻轻给了对方一拳，你不用矫情，这辈子替你慢慢还。

秦尚简这才松了一口气。又过了几日，办公室里收到了几份请柬。原来，公司郝总的儿子结婚，婚庆喜宴订在省城一家大酒店。

于穆没有参加喜宴，只是包了个红包让秦尚简代转。那天，于穆的父亲做颈椎手术，他和母亲一直在医院陪护。

两个月后，公司正式宣布基建办主任的任命。上任者不是于穆，而是平日少言寡语的秦尚简。旁人有些惊讶，秦尚简也感到尴尬。对于穆来说倒像是一种解脱，他没有一丝的失落。因为他已准备报考博士学位，何况母校的导师为他写了推荐信。

自从当上主任，秦尚简像是换了个人，早先的唯唯诺诺不见了，手中的权力让他平添了底气，做起事来竟也有声有色。当然，于穆也给予更多的帮衬。

不足半年，于穆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他向公司递交了辞呈。辞职的那晚，于穆与秦尚简小酌。推杯换盏间，俩人喝了不少酒，也有了一些争论。

蛟龙岂是池中物？穆兄胸怀大志……分别之时，秦尚简拥抱着于穆，并贴着他的耳边说，你那十五万，像块石头搁在我心里。

俗气！娘们似的。拍了拍秦尚简的肩膀，于穆将目光瞥向了远方耸立的灯塔。好兄弟，来，为彼此的努力加油！

“啪”地一声，好一个清脆的击掌。随后俩人各自离去。走出几步，于穆猛地回过头来，却见秦尚简身形摇晃，脚步踉跄，似乎还在用手擦拭着眼睛……

一晃八年过去。在总部办公楼前，于穆将车停下。走进副总经理办公室，于穆彬彬有礼地问，秦副总在吗？我是他的老同学于穆。一位秘书模样的女子笑着回答，您是找秦尚简副总经理吧？很抱歉，他在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

为什么？于穆追问道。女子降低了声音，原总经理郝德卫犯案子了，有人举报秦副总曾行贿十万元，还有其他的工程贿赂。见于穆目瞪口呆，那女子又多说了一句，听说秦副总回老家凤凰岭去了。

尚简呀，你怎么这般鬼迷心窍……离开总部大楼，于穆的脚步有些沉重，心里却火燎火燎的难受。

于穆决定驾车进山，还要带着妻子同去。几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凤凰岭养殖场。看到于穆夫妻俩，秦尚简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于穆上前踢了他一脚，没心没肺的家伙，打你手机也不接，原来躲到山沟野“金蛋”了。

秦尚简低下了头。大学四年，别人瞧不起我，只有你与我情同手足。当初，我借你十五万元，可我一念之间……直到郝总进了监狱才幡然思过……你是国家公务员，我是没脸见人啊。

我还是那句话，做人要守住底线，你不要活得太过俗气就行了。于穆拿出一张银行卡，顺手将那手表还给了秦尚简。这里有三十万元，我知道你现在的罗锅上山——前（钱）摔了跤不可怕，爬起来继续向前走，你一定会东山再起……

我明白，真的明白了。中午，我杀鸡……杀鸡招待你们，你俩这么老远地进山，我心里……秦尚简的声音有些颤抖。

小气！光杀一只鸡可不行。我还要带两只鸡回城，我和妻子准备要娃了。于穆故作生气地取笑着。一定，一定，我还得带两箱鸡蛋，保证是山林放养的草鸡蛋。秦尚简爽快地答应。这可是大事！

别那么俗气！于穆的妻子嚷嚷着，吃着还要拿着，唱着还要捧着，没见过你俩这样唱戏抬台的。

我俩俗气吗？有点，不算太俗！俩个男人相视一笑。凤凰岭上升起了炊烟，山林里飘散着一股浓烈的肉香。

吃着吊锅鸡，饮着小杯酒，于穆透着一股秘密，他马上来桃花县当副县长了，以后还会再来凤凰岭。

穆兄，你盯上我了吧？我是盯上凤凰岭了，我想让这山区百姓早日富起来。

于穆炯炯有神的目光，让秦尚简的心里春潮涌动。于穆的妻子望着眼前两个男人，嗅出了山林空气中的清新与凝重。她想，这两个男人今后发生的故事，一定不俗……



印象乡村

宗俊

田畴里长满了枯草
荒芜了父辈的勤劳
喂养的那头水牛
早已卸掉了耕犁的犁把
与牛背上的八哥
走出了几时的记忆
裹在炊烟里的袅袅乡愁呢
真的老了

唤鸡唤猪唤儿的声声喧闹呢
冬日的暖阳下
几个打扑克牌的老人
争吵着似曾熟悉的乡音
有些年头的村落
真的老了

东石笋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985541@qq.com



送别

配诗/程东斌 摄影/流冰

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林荫道时
行人已经远去
催熟剂般的光线
除了染红了树叶
也一定染指了其他事物
比如一个人的足音
以及他泛起霜花的双眸

诗与画



人生没有意外该多好

赵延文

人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往往不是意外惊喜，而是更多意想不到的痛苦。

意外和明天谁先来？这话问得好揪心啊！此刻，你绝不会去想中个福利彩票，或有个美好的艳遇，你只会想，明天我还在吗？明天我还好好的吗？明天我还快乐吗？尤其我们快奔六的人。

意外说来就来，让你猝不及防，没有先兆，没有请柬，没有请柬，甚至是亲朋之间还没来得及的一次注目或拥抱，而从此就阴阳两隔，成为诀别。当意外真的不幸降临时，所有的理想和美好就会烟消云散，你连一次回首一次道别的机会都没有。《菜根谈》上说，人要死了，子女和金钱都变得毫无意义。

我外婆和我母亲都是意外走的。外婆那年在我家小住了些日子，回家的次日清早就因脑梗血走了。2003年我母亲走了，也是清早起来脑梗血，一句话也没留下，而头一天，我还和母亲在一起吃梨。我的两个叔伯，正值壮年，也都是意外，说走就走。那几年，我父亲母亲两个叔叔，一个赶着一个走，一个接着一个意外，真的让人崩溃了！

意外是不分高低贵贱的，马航航班、韩国游轮、汶川地震这样的意外谁能躲得过？高秀敏、侯耀文、赵丽蓉一死一醒谁又能想得到？我一同事，多喝了一点酒，说走就走，人都没到家门口。人生不仅要拼搏要努力，也要珍惜当下，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凡事想得通，放得开，舍得下。做个平凡人，和你爱的人在一起，简单健康地生活，就是幸福和快乐，就是美好的“中国梦”！

我大舅兄60多岁，身体一直都很好，也闲不住，在家种地捕鱼修房子，人家红白喜事的时候

去掌大勺，样样都是把好手，烟酒都来，是爽快的北方汉子，可是那天突然有了意外，人在医院住下了，身上插满了管子，头脑虽然清醒，但要靠呼吸机维持。两个多月后，身体恢复差不多了，并回到了家。可是没几天，说不照就不照了。

老百姓过日子，家里没病人，家里没闲人，有健康有工作，钱够用就好，不要贪图名利禄，帝王和老板未必有你快乐。我们拒绝意外，没事的时候跑跑步，看看书，练练字，喝两盅小酒，打开微博看看德云社师徒说相声，挺好，挺好！老郭《过得刚好》也就是说要活在当下活得简单。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买了保险的飞机票，你得没有意外才好。谁又能保证没有意外呢？

人生意外十有八九是不能承受的，所谓意外之喜意外之收获是靠不住的，你所得是因为你付出，你付出越多将会收获越多，别指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即使掉下来了那也是妖精。你若要是真不信，砸在你头上的就一定是一堆子屎，连苹果都不会再有。

我现在每周坚持跑步，面对可能潜在的意外，我不如积极防范和应对。朋友说，跑步可以减少体重，可以降低，可以在路过洗脚屋的时候跑得快一点，还可以在抢红包的时候跑得快一点，有道理。半年下来，跑步不仅修正了我的体型，降低了血压，改变了形象和气质，也给我带来很多思考和快乐！

是啊，人生如果没有意外，那该多好！



戴口罩的年集(外一首)

魏益君

乡村的年集
从民间的古巷里走来
走到今天
被一张薄薄的口罩妆点

疫情下的年集
成了乡村特有的风景
一枚枚口罩
像腊月的鲜花
开放在人们的脸上
没有了成群结伴的玩笑
没有了小儿赶集的打闹
碰到了熟人
遇见亲戚
远远地点头示好

戴口罩的年集
是热烈的乡村因腾
尽管小商小贩的叫卖
有了些许沉闷
尽管讨价还价的争辩
有了些许陌生
在口罩的背后
流淌的是亲情友情

凝聚的是责任挚爱
充满喜气洋洋

戴口罩的年集
一幅吉祥如意的年画
张贴在乡村腊月的门楣
充满仪式感的风景
洋溢着幸福安康
期盼的是国泰民安

挂灯笼

当两朵大红的灯笼
挂在农家的门庭
年的样子
便在乡村里成熟

挂灯笼的日子
才叫年味
在农家的檐下
在院角的树杈
在小楼的阳台
红红的灯笼
写满年的气象
透着美轮美奂

